

戴東原先生文集 五

戴東原集卷第十一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誤

序劒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沈學子文集序

董愚亭詩序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族支譜序

山陰義莊序

代程虹字爲程氏祀議

汪氏捐立學田碑

鳳儀書院碑

沂川王君祠碑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鄭學齋記

序劒

方君友璜以檢書看劒圖示余且曰非偉其事也志也願得一言以明之余持之覲視遂稱曰君子於書懼其

不博也既博天懼其不審也既博且審矣懼其不間道也七十子之徒親得聖人以爲依歸能間道者不多數焉君雖檢於書若不及能必道之間乎曰未能余又稱曰夫劍上制重九鎰長三尺中制重七鎰長二尺有半尺下制重五鎰長二尺夫人而帶之夫人而利用之以形貌節之度今君於劍之用豈能之乎曰未能二者皆未能而圖奚以之書以志乎道奚志於劍也余聞劍之說其握莖莖者固固者信其後鐔鐔者文文者讓其前首首者止止者禮其中脊脊者饒饒者廉其廂臘臘者平平者汰其刃鏐鏐者斷斷者義其末鉞鉞者銳銳者

勇其內之也襲之以夫襁而淡諸匱中似乎智之藏其
出之也以備君子之德威而不尙其猛似乎仁之發乃
信乃讓乃禮乃廉乃恣乃義乃勇乃智乃仁是故劍有
九德焉是故古之君子恆佩劍焉余聞君子之於物也
右之左之維其儀之左之右之維其有之

案北史長孫紹遠傳言左

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此
文句與北史正同但北史誤倒失韵耳

苟君之未能

者劍之用而能者劍之德輒謂道遠終必至之是故易
之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劍其書也書其
劍也非其劍若書也其人也故好之不倦語未畢方君
肅然起謝曰謹志此於是序劍以贈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丁亥

隴西舊所稱雍之右臂隄截中外者乾隆三十有一季
冬以右庶子畢君鎮撫其地君裕于文章學問語及治
經尤勤勤綖綖器量豁如也 命下之日人或謂邊坐
遠境民之父兄子弟積聞習知不過耕戰之事而君官
旣榮貴又嘗爲傳臚第一人才名傾動一時往踐斯任
度未能快於懷君從容語其友曰地無僻民產焉者無
秀頑一成之性近徵之宋已來學者之稱閩洛直追躡
鄒魯夫洛固地中若其嶠外海隅七閩百粵之區旋革
而名儒輩出豈非後之獨軼前代者歟踰隴而西古成

紀蓋在乎是子長作天官書言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
以余稽太皞氏生於成紀而都陳倉實始作易象爲書
契羣經之首矣閩粵之賢唐建中興元閒已有如歐陽
詹生其人盛推於韓退之氏徒因泣彼土者雅以文辭
接其長材秀民遂未幾翕然嚮化而隴右地唐宋時史
官所記錄猶一再陷入吐蕃是以曩晉之論一以隴之
新舊兩關爲秦雍要害之中一以洮強河湟爲控扼羌
戎重鎮我皇上旣悉平西域縣延已往萬里未極岷
階距帝京路纔四千視之誠不啻咫尺則宣敷一朝
廷文教茲適其時乎君慨然見於言者如此於是素器

重君者益以信通經致用之學非無驗也震得亦與聞
之樂次而書之以爲君成政之符且以慶隴右士民將
蒙澤而不化焉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丙申

今巡撫陝西畢公前以右庶子出守鞏秦階道慨然不
以隴右僻遠欲大施教澤震旣推公之意而序之於今
且十季而公官至大府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秋入覲赴熱河行在時天子嘉其勲績賜予
有加以榮異之還至京師京師之大人先生願見不得
徧三宿遄歸西安時震抱疾未能出戶而公步入臨巷

顧震於陋室中坐久之將行乃曰魯雖踐監司之任然
知人之責未若今之專且大也故得導宣 聖天子德
教俾長材秀民咸驗於道以待國家登用數歲已來所
懼者人之賢否不易知凡官吏若而人知之抑豈無要
乎震對曰公今外爲大府自茲已往至內爲宰相誠兢
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知人之難由堯舜至於
今莫敢易言之然愚民不知學問不解德行行事問其
官長邪正眞僞如以鑑寫形如水靜之明燭須睂進而
官之卑者其上官之邪正眞僞兼及情好之偏知之亦
然進而官益尊其視上官也無遁形也曲達其隱也然

而上之視下能不惑者鮮矣豈在下則明在上則惑哉
無知人之責不賢者不必自飾於其前不賢者之嫉賢
黨不賢亦不必巧進毀譽於其前有知人之責而工詖
欺之人至矣潛妒誣之人至矣又況情好或偏彼揆闕
得之入焉疏不及覺方自信明於知人天下受其不知
人之弊古今通患也若皋陶謨之九德文王官人之六
徵孔子三朝記之論觀器視才與夫傳志子史備言人
之變態則公究之也固有素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言乎存諸心而已耳公誠兢兢惟知人是務
不愧古大臣矣夫天以億兆之民哀樂安危授之君君

以民之哀樂安危倚任大臣國之本莫重於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於吏有一念及其民則民受一念之福察吏者惻隱之實之至於民者也謹書之以先士民之頌

沈學子文集序

疆梧赤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琴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夏裘葛方炎夏金石流草木焦而先生持經籍一卷往復校覈無券容然則天地有寒暑惟用心一者不知之莊生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指或殊而爲抱一則同故先生之學於漢經師授受欲絕未絕之傳其知之也獨淡因是瞻涉旁午舉凡先秦已降精淡

博大怪奇偉麗之文靡不好之而神與俱凝復與俱釋而亦時時自發爲文章其醇之經肆之子史百家掄其光而彌著淡其味而彌永此余曩所見於先生之學之爲詩古文詞若是今隔別六載間素重先生所爲文暨學於先生者爲裒聚成集先生乃馳書二千里屬余撰序夫先生之可傳豈特在是哉以今之太古旣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幽而表微然其名義制度自千百世下遙溯之至於莫之能通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藉辨言則舍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

以心先生於古人小學故訓與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語者研究靡遺治經之士得聆一話言可以通古可以與幾於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繩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餘焉耳此外著述藏藁尙多余企其畢合而傳之以爲志古君子大快也

董愚亭詩序

代

荀卿氏之言學也曰爲其人以處之韓退之氏之言文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故學問文章咸以人取重張指注上林賦揜羣雅則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指據二雅篇數之存者而篇謂之人

豈非以誦其詩篇可想見其爲人歟介休董愚亭舊有
半壁山房詩集傳於世旣而賡以二刻竝爲數三晉詩
材者稱首蓋公自少以孝聞其後出交當世士詩文之
名日益著然訪其居里雖兒童田夫悉能道公孝行也
嘗再爲州守以母憂歸不復起方在江南宿州時值歲
饑甫上陳卽開倉賑給卒得請於是小民獲免於飢
轉徙各輸一錢建亭睢水上用志弗忘呼一文亭余之
曩識先生如是辛卯冬承乏來此見先生皓髮蒼顏望
之儼如儒者也讀書之外無他嗜好而先生出其已卯
已後詩得若干篇屬余撰序先生肆力於古人也久故

爲詩愈就平淡而其味愈永斂其光華以歸醇樸而發
諸情性諧於律呂者備體而底於化其中家居懷舊之
化十居四三又以知先生情篤交友也讀斯刻者固以
其人重其詩抑於詩中如接其人孔冲遠所云哀樂之
感冥於自然使人求諸詩理之先循斯言也庶幾善讀
先生之詩也夫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庚辰

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季夏以戴笠圖示休寧戴
震先生在維揚使幕也久震之得識先生也於今四季
益四三見其見也漏下不數商而復離離則時時懸於

想似豈形遇疏者神遇故益親邪抑非也先生於六經
小學之書條貫精覈目接手披丹黃爛然而恂恂乎與
叔重康成沖遠諸人輩行而踵躡也蓋先生卓然儒者
簪退之與崔數詩書言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
爲得其所又有合於天而乖於人之說斯固近矣余以
謂未盡夫儒者於平生之遇率目爲適然獨孜孜不怠
以學自怡竟老而不勞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於今欲
俗文學道藝立功名於後世何見之歸於淺也凡以事
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坐示千古曲士莫測其原曰某
如是某如是吾慕而力爲之將有所至在儒者誠亦勤

恩撫志若不怠當世與千古者是故既覩其外復揆得
其內曰某如是某如是是信然也語之以進乎是者莫
之或解久矣沃田先生出其餘足以信今而傳後震既
見先生但樂於相親而已有移我神而與我以各樂其
天者歟余嘗謂學之患二曰私曰蔽世之欣於祿位從
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語若所謂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
藝坐千古慕而企之從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學
將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盡我生盡我生斯欲盡夫
義命之不可已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而不吾慊志也
吾之行已要爲引而極之當世與千古而無所增窮居